

岳明财经小说系列



FENGYU
LIXIANGYUAN

风雨 荔香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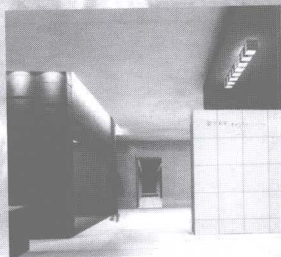
岳明
著

民族出版社



岳明 著

风雨荔香园



民族出版社

I247.5
YM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荔香园/岳明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1

ISBN 7-105-06726-8

I. 风... II. 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203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先进印刷厂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50 千字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题 记

如果把故事的“故”字一左一右地拆开来，再把“事”字从上到下地拉去，你会发现我们的先人在造字的时候大概就想好了，所谓故事，就是把过去发生过的那些事情，用文字记下来，再从上到下顺其自然地讲下去就是了。

岳 明

二〇〇四年八月五日

星 期 二

罗 菁

1

罗菁办公室的门一下子被人推开了。

一男一女站在门口。

男的是个穿着南华物业公司制服的保安，女的是个头发散乱、脸色通红、气喘吁吁的年轻人。

只见那个年轻女人一边挣扎着试图甩掉保安抓着手，一边指着罗菁问道：“你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吗？”

站在女人身后的保安不安地解释着：“对不起，罗总，本来说好的先到接待室谈的，可她……”

罗菁站起身来，冲着那个保安摆了摆手，然后看着那个女子和颜悦色地问道：“请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年轻女人的嘴唇哆嗦着，眼圈一红：“你们荔香公司可得为我做主呀！”说完，她哇地哭了起来。

见状，罗菁赶紧走上前去，拉住女人的手，态度亲切地问道：“慢慢说，别着急。你有什么事情就请直说，只要我们可以解决的，我们一定尽力。还有，



我们这里不是什么荔香公司，而是南华物业管理公司。”

年轻女人仍在激动地抽泣着。

罗菁看着那个左胸前别着一个小牌，上边写着程喜贵名字的保安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年轻的保安身子一直，做立正状，回答道：“这位业主住在咱们 C 座的 1706 号，她的一条狗走丢了。”

那个年轻女子哭喊道：“怎么是走丢的？我下楼取了一趟杂志，佳佳就被我们对门的那个老甲鱼给藏起来了！请你们救救我的佳佳吧，落在那个老甲鱼的手里，它可就危险了！请你们快点和我一起去救救它吧！”

罗菁有点明白了，她问道：“你说的佳佳是你的一条狗吗？”

女子有些歇斯里底地喊道：“它是我的女儿，它是我最疼最爱的女儿，请你们马上从那个老甲鱼的家里救出它来吧！”

“什么老甲鱼？”

保安回答说：“她说的是住在她对门 1705 的一个住户。”

罗菁看着年轻的女人问道：“你怎么知道，你的佳佳是被……”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把已经跑到嘴边的老甲鱼三个字给吞进嗓子里，“你怎么知道你的狗是被对面的业主给藏起来了呢？”

“怎么可能不是那个老甲鱼呢？”年轻女人抽泣着说，“你们看看，现在是几点呀，下午两点钟，除了他这个成天跟钢琴过不去的老甲鱼，谁还会有时间去干这种事情。肯定是他，下楼时，他还在那里敲琴呢，可我上楼后，他怎么一下子没有声音了。不是做贼心虚，又会是什么？”

罗菁皱了皱眉头说：“你是说，你下楼取杂志的时候，他还在弹琴，可你上楼时发现，他不再弹琴了，而你的小狗，”她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你的佳佳就不见了，于是你就怀疑是他干的。”

“不是那个老甲鱼又是谁？我跟你们说，他可是当着我的面，甚至当着我的很多朋友的面，不止一次地说过，要把我的佳佳给扔到楼下去。我知道他是恨



死我的佳佳了，刚搬来的时候，他就拿着个什么小区公约让我决定到底是留住佳还是留下国国？我跟这个老甲鱼说，没门儿，除非你把我给扔下楼去！”

“国国？”

“国国是我的儿子。”

罗菁和小保安无声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年轻女人接着说：“刚才我忘了关门了，就那么两分钟的功夫，老甲鱼就把我的佳佳给藏起来了。”

“我还是非常奇怪，你怎么能够确信是你对面的业主把你的佳佳给藏起来了呢？”罗菁问道，“你怎么能够证实是他把你的狗给藏起来了呢？”

“不是他会是谁！这个楼里所有的人都喜欢我的佳佳，谁见谁爱，它可是领导送我的生日礼物呀。”

“领导？什么领导？”

年轻女子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你知道佳佳有多可爱吗？整个大楼里只有老甲鱼恨我的佳佳。过去我也有过忘记关门的时候，可我知道，佳佳、国国他们出门最多也不过是在楼梯口附近转转，我知道没有我领着他们是不敢下楼的。可我刚才上上下下地都找遍了，就是没有佳佳的影子。可让我奇怪的是，老甲鱼的琴声突然没有了。他不是做贼心虚，又会是什么？”

“你去他的房间里看了吗？”

“怎么没有？可这个老甲鱼就是不开门！这就更让我怀疑了。”

罗菁看着保安问：“你们去查了吗？”

“1705的业主不开门，”保安有点犹豫地说，“他说他知道法律，除非有检察院的搜查令，否则的话，他可以不开门。”

听到这里，年轻女人再次哭出声来：“他为什么不开门呀？不是他把我的佳佳给藏起来，他为什么怕开门呀？你们说，为什么？”

听到这里，罗菁的心里一下子没有底了，看来，这件事情确实有些麻烦。一方非要开门检查，另外一方就是坚持不开门。而谁都知道，再怎么着也不可



能因为一条小狗就让检察系统介入到这种民事纠纷当中来。这种事情传出去，还不让外人笑话死。笑谁？笑两个当事人，还是会笑我们的物业管理？可眼下看得出来，如果不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年轻女人接下来可能会为了她的爱犬在这地上打滚也说不准。今天是怎么了，下午要做的事情都堆在那里，可眼下又跑来了这么一当子事儿。

想了想，罗菁说道：“这样吧，请问你贵姓？怎么称呼？”

女人把搭在脸上的头发向上撩了撩：“我姓吴，我叫吴玉芬。”

罗菁这下看清了女子的脸，这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作为女人自己眼睛竟也为之一亮，她犹豫了一下，说：“这样吧，小吴，我个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还是让我们的保安陪着你一起去一趟咱们这里的街道居委会，毕竟还是民事纠纷。”

“要是知道去居委会能解决问题，我还会到你们这里来吗？”吴玉芬说道，“我刚才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他们的。”

“他们怎么说？”

“街道的那些人说，他们只负责与人口有关的事情，比如户口和暂住证方面的事情，狗的事情，他们不管，他们让我找你们物业公司解决。我跟他们嚷嚷说，我的佳佳也是有户口的。可他们竟然说，不要说狗了，就是有身份证的狗熊出了事，也不该他们那里管。这是人话吗？”

罗菁心里也是极大的不快，这帮居委会的人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即使是踢皮球推诿也不能这样说话呀。为了让狗上户口，收钱的时候，谁都想伸手捞一把，谁都想管你，可有一天你的狗真的出了事，又谁也不管了。不对，既然公安局要求狗上户口，那么公安局最终还是要出面管的。

想到这里，罗菁说：“如果居委会只管人的事情，那么狗的事情大概只有派出所管了。要不，我们和派出所联系一下。”

“你说得对。”吴玉芬附和道，“他们街道的不管，那就干脆让派出所来人，带着手铐来把那个老甲鱼的门给撬开。”



罗菁走到办公桌前，一边拿起电话，一边低头找派出所的电话。与此同时，她的脑子又在急速地转着，是我和他们派出所说呢，还是让小吴自己和派出所说好呢？派出所会因为一只狗找不到就派人来查吗？再说，以我的身份给他们打电话合适吗？

想到这儿，罗菁又把电话给放了下来，她回头看着吴玉芬问：“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刚才说住在你对面的业主曾经威胁过要把你的狗扔到楼下去，是吗？”

吴玉芬点了点头。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现在一直在外边找这个找那个的，由于你没有在他的门口守着，很可能恰恰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把你的狗，像你说的扔到了楼下，或者干脆抱着你的狗下楼，把它扔到街上去了。不论做什么事情，最后还是要回到证据上来，即使是公安局立案侦查，如果没有证据，还不是没有用吗？”

吴玉芬有点不解地看着罗菁。

罗菁提醒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在现场盯着点那个人的话，你的小狗，你的佳佳不是更危险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吴玉芬脸上立时显出一种醒悟的神情来：“对，你说得对，真的，没准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那个老甲鱼把我的佳佳抱出来从别的窗口扔到楼下去，最后也是死无对证。”

“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确信你的佳佳真的还在那个人的家里，那你最好就守在那里。然后我们帮助你找有关的人来解决，最后逼他把门打开，你说呢？”

“你分析得对。”吴玉芬说完，冲着那个一直站在身边的保安说，“好吧，你还是和我赶快回去吧。”

保安用眼睛征求着罗菁的意见。

罗菁说：“你还是先跟着吴女士回 C 座去吧。这边我会让有关人去和派出所



联系的。”

见两个人急匆匆地走出门去，罗菁坐回自己的位子，心里感叹道：佳佳，国国，名字都挺不错，可这到底算是个什么事儿呀。现在都市里的很多人对狗比对人还要好。大概是人与狗之间的关系远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得多，真实得多，没有那么多的非恩怨、利益纠葛。只是目前在都市里养一条狗所花的精力、所费的心思和所需的费用越来越高。有时候，养狗比养人还要麻烦，成本还要高。每天几顿狗粮的吃喝拉撒刷毛洗澡的辛劳自不必说，不管天冷天热，还要带到外边去散步上厕所。在一篇调查文章说，中国的狗现在的条件反射状况比起当年的巴甫洛夫的实验可要准确得多了。专家统计发现，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天气预报的结束音乐只要一响，分布在全国三十个省市里的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狗儿狗女们就会自动地躁动起来，蹭到主人的脚旁，再冷再热，也要与主人们出门风雨无阻地闹上一番。最要命的是狗生病了，还要带着病历和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去看医生。人生病了，去医院打针吃药不少花钱，宠物生了病去医院打针吃药，费用比人还高。一次她听一位养狗的朋友说，宠物医院正在变成社会中最黑的几个角落之一，一针下去就是几百。现在小区里的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一斤好一点的狗粮十几块二十多块，人吃的犬米多少钱一斤？黑龙江的顶级品也超不过两块钱，如果当年的杜工部活到现在，不知又要留下多少酒肉臭冻死骨之类的佳句了。

想到这里，罗菁叹了口气，抓起电话拨到了物业公司的办公室，在电话里她嘱咐着，希望他们了解一下C座的1705到底住着什么人。

正交待着，办公桌上的另外一部电话响了起来。

罗菁接起电话来。

电话里传来了职业性很强的询问：“请问，你是罗菁女士吗？我是环球人力资本公司的。您是不是今天下午两点半与我们客户部经理约好了面谈的？没有忘记吧？”

罗菁看了看表，两点半还差五分，该死的佳佳，她心里说道，嘴上却说：



“对不起，我这里刚才碰到一点急事。请你和你们经理说一下，我马上就动身过去。可能晚到一会儿。”

罗菁放下电话后站起身来，与此同时，桌上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她走到电话前，犹豫了一下，没有接电话，而是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刚一走出办公室，就看见工程部的易工一脸媚笑地站在门外。很明显，这个长着一对扎风耳的家伙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出现。

“又怎么了？”罗菁停住脚问。

易工连忙笑着说：“我看您一直在忙，就一直在外边等着。这有一份有关配电系统的添置申请，您看是不是给批一下？”

罗菁接过那份支出预算报告大概地翻了翻，问道：“怎么又要花这么多钱呀？这都是什么呀？”

易工把头凑了过来说：“这是上次给您打报告时说的配电室增容需要购置的器材清单。”

“有必要一下子买这么多的东西吗？”

“罗总，这点钱真的是省不了的。再不增容的话，我还真担心咱们配电室的那几台变压器受不了。”易工媚笑着把头凑到单据前解释着说。

“开会时不是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吗，业务部门的支出预算，财务批了之后，再到我这里来。如果财务那边有意见的话，见我先签了字，人家怎么办呀？我说，易工，你怎么老是不按程序来呀？”说着罗菁有点不耐烦地看了看手表说：“要不你先把东西放在我的桌子上吧，等会儿我回来再研究一下。”

易工连忙弯腰称是。

离开易工之前，罗菁侧脸看了看那张有点让她讨厌的脸。这位易工做事的名堂之多在物业公司是出了名的。关键是他的名堂当中，歪的斜的太多。关于他以权谋私的事情，从工程部他手下的人到财务部有关业务人员都有不少反映。

想着，罗菁推开了物业公司的大门，走到门外。



热！闷热！

罗菁抬头看了看天，除了一颗令人烦躁的太阳之外，天空中依然是没有一丝云。眼睛回到地面后，瞳孔里捕捉到的人类一条条地竟像一片游在热水当中的鱼，眼睛微鼓；大口地喘着气。

太可怕了，这雨为什么总是下不来呀？再这么热下去的话，真要出人命了。

算起来，从1988年离开北京到海南闯荡开始，自己已经在南方过了十几个夏天，可像最近这一段长时间的又闷又热的天气还真不多见。其实对于来自北方的人来讲，热带气候的炎热并不可怕，可怕的还是目前的这种闷热，这种潮湿之中的酷热，这种无处可躲的湿热。

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人真的不敢轻易离开空调环境。上街办事，前脚刚一迈出门，后背上的衣服马上就粘在脊背上了。时间稍微长一点，人就会产生一种虚脱的感觉。

走到几辆停在路边的汽车旁，罗菁的眼眶竟在这种酷热当中产生出一种轻微的疼痛感。把车钥匙伸进门锁的一瞬间，她甚至产生了一种返身逃回办公室的念头。

中午的气温大概接近四十度了，而这片水泥地面，在阳光执著而放肆的暴晒下，怕是已经把热度提升到七八十度了。随着车门被拉开，她闻到了一股微微的糊味，不会是皮质车座已经被烤糊了吧？她的手碰了碰驾驶员的坐位，竟被烫得一下子缩了回来。

真的热死人了！从这里开到那家什么猎头公司去，自己会不会热死在半路上。如果不是因为刚才那个女人的纠缠，自己有可能像近一段时间来做的那样，出门前前提前把车窗的后玻璃降下来，再把空调从前边打开。

可现在的问题不是人家逼着你去，而是事先你和人家的一个负责人约好了的，爽不爽约是你的事情。



这该死的工作啊！

想到这里，罗菁还是咬紧了牙关毅然地坐进车去。拧钥匙打着火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车子的四个窗户全部降下，并把空调开到最高一档。不幸的是，从车板前的几个风孔喷出来的竟是一股股比外边空气更热的浓浓的怪味儿。

那不知蓄积了多久的热量顺着发烫的坐垫，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沿着她的屁股穿过脊椎向她的大脑冲去。

上帝呀，是谁发明了汽车，并让它在夏天停在中国南方那炎热的街道上！人类最终会一个个死去的，但人类为什么要选择死在这夏天的汽车里呢？人可能以各种方式死亡，但包括热死在夏天的汽车里吗？

在没有得到答案之前，罗菁已经从车子里跳了出来。

算了，还是去街上叫一辆出租吧。出租司机们大概不会选择被热死在车上的方式而生活在街道当中。

就在罗菁手举着一个小提包挡住头上的阳光并向四周打量的时候，她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看了一下来电号码，同时向着一辆驶来的出租车招了招手。

坐进出租车之后，她接通了电话。

电话是物业公司办公室打来的。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他们根据罗菁的要求了解到了那个住在C座1705号业主的一些基本情况。业主姓林，叫林桦，原来是大学音乐教研室里的一位老师，现在退休在家。家里共有三口人。房子首付了百分之五十，另外的房款通过银行做按揭。到目前为止，除了两三次晚几天给银行划房款之外，基本上都是按时交的房款。水电煤气有线等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其他费用都没有发生过拖欠现象。入住以来曾经被上下左右的邻居投诉过几次，都是邻居因为他家里的琴声太吵而提出的。

听到有关钢琴声扰民的情况，罗菁一下子想起了什么。她问道：“这个叫什么林桦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个在业主委员会上提出，每天只能早上弹琴的人呀。”

电话那头的人，等了一会儿，回答说：“对，我想是他，小区的业主公约就



是在他的组织之下完成的。顺便说一下，这位林先生曾经是荔香园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什么叫曾经是？”

“让我看看，对，他现在已经不再担任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了。”

“好，谢谢你；我知道了。”罗菁挂上了电话。

这个林桦，她见过不止一面。人瘦瘦的，不知是不是总坐在钢琴凳上看乐谱的关系，背驼得很厉害。在讨论有关小区公约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冷漠之中夹杂着偏激。当时，所有其他委员都坚持，对于噪音扰民的情形必须有个时间上的约束，而他却坚持说钢琴声是属于乐声而不是噪声。怪怪的。他怎么不再当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了呢？

想到业主委员会，罗菁内心有点不安。尽管这些人成天与物业找茬儿，但不少情形下，这个委员会还是可以有所利用的。

没想到，他也住在C座17层。自己平时去C座找杜老聊天的时候，可一次也没有碰到过他，好像也从来没有碰到过刚才那个住在1706号的叫什么吴玉芬的美女。也是，别说自己这种很少到楼里转的人，就是那些生活在一座楼里，一个楼层里，甚至住在对门的人，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更不要说了解对方的情况了。

正在想着，口袋里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一看号码，她马上按下了绿色的接通键，并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陆先生，你好。”

“我刚刚给你的办公室里打了一个电话，你不在。”

罗菁犹豫了一下，说：“我现在在外边办事呢？请问有什么吩咐吗？”

“你能马上到总公司来一趟吗？”

“现在可能赶不过来。晚点过来可以吗？”罗菁看了看表，心里说，幸亏现在没有可视电话。否则陆先生会让这辆出租调头回去的。

“有点遗憾，”陆先生的声音软绵绵的，“我的办公室外边坐着几个与我们二期项目有关的人，有广告商，做销售的，搞设计的，还有一位圈子里有名的什



么穴头。他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一期项目交付之后的物业管理方面的情况。”

“要不先叫我们办公室的一位经理过来。”

陆先生顿了一下，说：“也只好这样了。我建议这几天，你还是多在咱们小区里盯着，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重中之重的任务还是要确保在星期六的展销会之前，不要出什么岔子。”

“我也是在办公室里忙了大半天了，刚刚出来的。”

陆先生在电话那边笑了笑，说：“没事，你忙你的。说实话，现在很多事情，我心里也是没底，现在我可是把一切都押在这个星期六的展销会上了，只要这个星期六一切都能顺利地按我们的想法进行的话，我还是前几天在会和大家许诺的那样，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南华公司的全体员工，想休息的尽可以休息，想出去旅游的自己安排旅游。”

“陆先生，我知道你的压力，我会尽我所能把我这里的工作做好，您放心。”

“那就太好了。”陆先生顿了一下，说：“不过，你办完事情之后，记着给我来个电话，有好些事情想和你扯扯。”

“你放心，今天会给你去电话的。”挂上电话后，罗菁默默地看着窗外，发起呆来。

罗菁与陆先生相识于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

那段时间，是她一生当中的一个低谷。离开北京之前，经过了千辛万苦终于和前夫分了手。

罗菁的前夫和她在同一个医院工作。他是个年轻的五官科医生，年轻好胜，医术精良，而她在和他走向街道办事处之前曾被公认为是当时的院花。护校毕业分到那所大医院后，从上班的第一天起，不论是中午吃饭，还是下班回家，她的周围都不乏一些年轻医生的身影出现在前后。经过漫长的追求，那个生了一双大眼睛的自称是农民儿子的前夫用他的执著和心计终于把罗菁搞定了。罗菁后来反思过，这个外表憨厚的家伙，比起其他的对手来，最为诡诈的手段就是当别的追求者以百分之百的热情追求她的时候，他却拿出了至少百分之三十



的精力放在了未来的岳父岳母身上。他为了赢得未来岳父的好感，甚至拿出了自己一半的积蓄买了一副从国外进口的助听器孝敬给罗菁的父亲。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乏味。前夫的本性也显露了出来，自私、薄情、刻板的个性，很快就让罗菁无法容忍了。

是我错了，还是生活错了？这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纠缠着罗菁的一个问题。没有人回答她。她的父亲把一个脏脏的眼镜腿含在嘴里，耐心地听完女儿的抱怨，然后把眼镜腿从嘴里揪出来，小声地归纳道：你们的事情呀，要我说，还是那句话，婚前多看缺点，婚后多看优点。

这是什么逻辑！要是我知道婚后还要多看优点的话，那么我的感情不就被出卖了吗？罗菁愤怒地离开了家并几次住到好朋友家里。

“那你说说”，童年时的伙伴说道，“你说你的感情被出卖了，你是被谁出卖了呢？被你先生，被你父母，还是你自己？还是整个生活？”

很长时间里，她想不清楚。但有个想法却越来越清楚地出现在她的脑海中，逃走吧。逃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去。他不是舍不得他的医院，他的职称，他的大都市吗？那好，为了不再这样继续地骗着别人也骗着自己地生活，我是什么都舍得的。

于是开始了吵架，开始了冷战，开始了经常的夜不归宿，开始了把一句句绝情地话甩到那个人的脸上，最后甩到了父母的面前：“是的，我让你们丢脸了。你们看着我难受，是吧，那好，我去一个你们看不见我的地方。我才不在乎呢。我走，我明天就走。我明天就离开北京！”

赌气中，她几乎没有做什么准备，就跟着好友随着十万大军下了海南。当时北京的很多人聚在一起选一个话题来聊时，都会感叹地说，现在整个中国哪里机会最多？海南呀！可惜呀，我算是被拴住了，要不然……

罗菁和朋友们说，世界上哪有什么被拴住的道理呢？只要心挣脱出去了，那是任什么也锁不住的。

她和好友来到了海南。从海口机场下来之后，头脑开始慢慢地冷静下来。



在这里你除了能一手接着一手地追着上家撵着下家地倒腾房地产之外，并不比其他地方机会更多。

罗菁除了会护理病人之外，既不懂什么房地产，也没有其他的技能。

随身带来的钱，在一点点地减少着。同来的朋友在一个漏着雨的小旅社里，声音颤抖地说，咱们回去吧。

罗菁听着外边的雨声，用手指抠着那碱迹斑斑的墙面，不知过了多久，她突然有点疯狂地坐了起来：“你要回去就回去。反正你也没有结过婚，回北京之后没准还能找一个老公。可我怎么办？不混出个人样来，我是没有脸回去的。是的，我就不信，我能被饿死？”

送走朋友之后，罗菁开始一个关系一个关系地找，一家家公司地去碰。没有人愿意要她这种既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特殊技能的北京女人。

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之下，有个医院里的护士长问她，你能不能干点洗纱布涮瓶子兼做护理病人的工作，一个月十五天的夜班，每天付你五块钱。

干！先不被饿死再说。在这所肮脏的小医院里工作了近半年之后，由于同是从北京来的关系，罗菁和医院药房里的一位中年药剂师走到了一起。那是个不爱说话的男人，他会静静地听罗菁的抱怨，并且会不时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白白的手绢放到罗菁的手里。终于不知道是哪天，中年男人亲自用手绢给她擦着渗出来的眼泪。男人爱读书，他从不谈自己的过去，每当问到他时，他总是用四个字加以回绝：不堪回首。他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菜，更让罗菁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还织得一手好毛线。当这个中年药剂师花了一个多月，按照罗菁的身材给她织好了一件毛衣，并亲自给她穿上之后，罗菁哭了。

三个月后，有生以来，罗菁开始觉得心里总是发慌，食欲怪异，并总是想去上厕所。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她悄悄地对着那个依偎在自己身边的药剂师轻轻地吐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可让她大为不解的是，当听到这个消息后，药剂师的最初反应竟是脸色惨白，他的嘴唇紧闭了半天后，竟然开始一边扯着自己的衣领，一边用手打着自己的头，嘴里含混地、一遍遍